

說明：

本論文原始發表地為：

2011.11〈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東吳中文學報》第 22 期，
頁 75-96，2011 年 11 月。臺北：東吳大學。THCI Core 期刊，
ISSN:1027-1163

已收入新書：

2018.1《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全書頁 1-576，2018 年 1 月。高雄：中
山大學出版社。頁 81-120。ISBN：978-986-92114-7-5。

全文從原始發表到收入專書，已經過大幅修訂，方便的話，請選讀原書。

ISSN 1027-1163

東吳中文學報

第二十二期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十一月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22

November 2011

(抽印本)

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

簡錦松 撰

東吳大學出版

Published by

SOOCHOW UNIVERSITY

從現地研究 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

簡錦松*

提 要

本文使用唐詩現地研究法，利用廣域調查所得現地資料和天文月相，分析杜甫自秦州至成都府途中所作的二十五首五言古詩，探討這些詩篇內容發生的日期。杜甫自秦州到成都府之間的旅行日期，古人已有討論，但疑點甚多，本文先對秦州出發時間提出了合理的擬測，並明確指出到達成都的日期。

關鍵詞：現地研究、杜甫、秦州、同谷縣、成都府

* 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兼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文學研究中，求真與美感，並不抵觸。瞭解了詩篇中人物事境的真相，便不會徘徊在文字表面，模糊臆想，由是而得到的美感鑒賞，也會更深入與生動。近幾年來，我嘗試將唐詩相關的文獻，以科學儀器取得的數據，在嚴謹的證據法則規範下，努力把作品的現場找出來，在求真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本文是從杜甫自己的詩篇，利用他所記載的山水景觀和行程中的天文月相，找出正確的出發和到達日期。這項研究，將有助於把杜甫詩中的山水，在具體真實的大地上指出來，然後在真實的基礎上來解讀。

從秦州到成都府大約 700 餘公里（圖 01），杜甫共寫了 25 首五言古詩，和 7 首七言歌行。這 25 首詩，一般以同谷縣為界，分為兩組，〈發秦州〉以下十一首，及到達同谷縣以後遊覽所作的〈鳳皇臺〉、〈萬丈潭〉二詩，共為一組，〈發同谷〉以下十二首，則另成一組。至於〈乾元二年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因為是七言歌行，而且明確作於同谷縣，未納入上述兩組中。



圖01 秦州- 同谷縣- 成都府簡圖

關於杜甫從秦州出發到同谷縣的旅程，向來杜甫詩註、年譜、評傳中談者極繁，說法相去不遠，率多繫年於乾元二年十月出發，十一月初到達，不能一一列舉，茲以《杜甫年譜》和陳貽燠《杜甫評傳》為代表：

《杜甫年譜》說：「於是在十月間決意離秦州而往同谷。……出發時，

有〈發秦州〉詩，為其由秦州至同谷紀行詩十二首之序詩。……到同谷寓居一月左右，作出有名的同谷七歌。……於十二月一日又從同谷往成都。」¹

陳貽焮《杜甫評傳》說：他的〈發同谷〉題下原注說：「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老杜一行離秦州當在十月底（《發秦州》「漢源十月交」），途經石龕時已入十一月（《石龕》「仲冬見虹霓」），到同谷當在十一月初。可見他家在同谷停留不超過一個月。²

陳貽焮之說，殆受錢謙益影響，³但他為了盡量符合杜甫在同谷居住一個月的舊說，除主張杜甫十月底出發之外，更強調十一月初到同谷縣。

事實上，前述的說法，都是單純從杜甫的文句推敲，沒有實物證據，所以很難不發生問題。以錢謙益和陳貽焮的主張為例，杜甫在〈發秦州〉詩中，明明已指出路上所見為：「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可是錢謙益、陳貽焮仍然說是十月底出發，因為十月底絕對不可能見到「磊落星月高」，與杜詩原文根本完全不符，他們的主張當然不可能成立。

本文將以現地研究法，擬測杜甫從秦州到成都之間的行程日期。至於杜甫所經過的現地之景觀，以及杜甫在這兩組詩中使用了行旅與山水兩種不同筆法的兩段變化問題，將在其他論文另外發表。

杜詩所稱秦州，今為甘肅省天水市。同谷縣，今為甘肅省成縣。成都府，今為成都市。為減少讀者誤會，除非另有必要，文中全部使用秦州、同谷縣、成都府。其餘地名亦比照這個原則。

二、秦州至同谷縣的旅行日程

（一）秦州至同谷縣之交通

¹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杜甫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113-115。另外，如〔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乙帙〉卷9，頁354，轉引《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引趙注：「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間發同谷。」，日在房為季秋九月，此說未為後人採用。

² 陳貽焮：《杜甫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2及549。

³ 〔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3，頁101，云：「鶴曰：『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今寒硤尚為秦地，而已交十一月，則去秦在十月之末無疑也。」原書無現代標點，為作者所加。陳貽焮採用此說。不過，陳貽焮不用錢謙益所舉的〈寒硤〉詩：「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為證，另引〈石龕〉詩，讓杜甫提早到同谷縣。

從秦州到同谷縣的距離，據《元和郡縣圖志》說：「成州，……今於同谷西界泥公山上權置行成州。八到：東至鳳州 450 里，……東北至秦州 180 里。」又，「同谷縣，西北至州 180 里」，「至州」指從本縣到州治。合計這兩條記載的里數，則秦州至同谷縣為 360 里。但是，《元和郡縣圖志》在〈秦州·八到〉下又說：「西南至成州 200 里。」若依此說，合計為 380 里。⁴

《元和郡縣圖志》所記由成州至秦州以及由秦州至成州，雙向來回的距離相差二十唐里，因相差不多，可以兩存，為討論方便計，本論文採取〈秦州·八到〉的 200 里之說，也就是從秦州到同谷縣的距離可訂定為 380 唐里，⁵以唐里一大里等於 531 米計算，相當於 201.78 公里，以唐里一小里等於 442.5 米計算，相當於 168.15 公里，⁶今日公路（經西和縣）的里程約為 180 公里。這條公路沒有進入唐代成州州治（上祿縣），在其東側切過，里程應少於唐代，唐代道路也應與今日公路有所差別，但《元和郡縣圖志》與今日公路的里數，仍相去不遠，顯示古今道路的路線是相近的。

具體來說，現代公路從秦州到同谷縣有東西兩線，在天水市區之南約 20 公里的徐家店分道。東線，經過徽縣所屬的江洛鎮，直接南下到同谷縣（今成縣），今有 G316 國道通過，《元豐九域志》所載路線與此相當；西線，則經過禮縣、西和縣，到同谷縣。唐代沒有禮縣、西和縣之名，當時地名來說，是從秦州經長道縣、上祿縣到同谷縣。今有 S306 省道和 S218 省道通過，S306 省道通過祁山鄉時往禮縣縣城直行，其分道經長道故城、西和縣到今成縣者為 218 省道。唐代道路雖然不會和現在完全一樣，不過，杜甫所走的相似於今日公路的西線，沒有問題。以唐朝人的旅行腳程，山區平均每日 30 公里的話，正常情況六天就可以抵達了。杜甫在路上不聞有所病苦，但法鏡寺有所逗留，若加上其他地方稍有延誤，可能多花一、兩天，所以，最多七、八日應可到達同谷縣城。⁷

⁴ 分見〔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22，頁 571，〈成州〉；卷 22，頁 572〈同谷縣〉，卷 39，頁 980〈秦州〉。

⁵ 〔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3，頁 128，云：「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秦州一百九十里。」《元豐九域志》所記載的秦州與成州的里數比《元和郡縣圖志》少，其中的主因是《元豐九域志》的路線並非如唐人那樣，向西北經由成州州治，而是直接由同谷縣北行。這條道路現在闢有公路，在高速公路建成之前，是今成縣至天水市的主要路線。

⁶ 河南省計量局編：《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河南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304，收錄胡戟〈唐代度量衡與畝里制度〉，他提出唐大里 1 里 = 531 米，唐小里 1 里 = 442.5 米。又，同書，317 頁，胡戟以京兆府至東都的里數為例，認為《元和志》所用的里制，與唐小里制略合，我在考察唐代商州武關驛路時，發現胡戟的意見極有價值。本文雖並列大小里的數據，仍傾向小里較為正確。

⁷ 三十公里是很平常的寬裕的行程，茲以〔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433，頁 4789c，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云：「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為例，七十唐小里等於 30.975 公里，根據我在現場實地測量，白居易當天的路況包括

這一路上固然全程都在高海拔區，但從秦州（天水市，1173 米）出發到徐家店（海拔 1451 米），二十公里間上升了 278 米，升降比為 1.39%，相當平緩。在徐家店分道以後，急速上坡，到 $34^{\circ}24'7.41''$ 北， $105^{\circ}42'57.72''$ 東，海拔 1673 米處，地形明顯挺拔，向北展眺視野極佳。杜甫從天水南下到了此地，應會發現這個展望良好的景點，不過，杜甫並沒有特寫此處。從這一個點算起，南方 1.3 公里處（ $34^{\circ}23'54.23''$ 北， $105^{\circ}42'23.07''$ 東），公路通過最高點，海拔 1735 米。從此以後，公路都在 1600-1400 米之間，道路兩側的地形，只有兩次小幅度的起伏。大部分都如下面這張照片所顯示：



圖02 從秦州南下到出西和縣以前十分常見的寬谷景觀，通行不難。拍攝點在宋元記載中的鐵堂峽南方， $34^{\circ}19'3.59''$ 北， $105^{\circ}36'2.76''$ 東，海拔1585米。

那麼，杜甫是那一天出發？何時到同谷縣呢？這次行程中所作詩篇依次是：發秦州—赤谷—鐵堂峽—鹽井—寒硤—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泥功山。但並不表示杜甫走了十一天才到同谷縣城。

杜甫在〈赤谷〉詩中，他抱怨赤谷亭的地面亂石太多，不利行車；路上村墟悄然，沒有煙火，當時關中大饑，他所敘述的困難，可以想像。但是，秦州首途之後的九首詩中，有〈鐵堂峽〉、〈寒硤〉、〈青陽峽〉、〈龍門鎮〉、〈石龕〉五首，都選擇峽谷來落筆，〈積草嶺〉和〈泥功山〉，則選擇難行道路作題材。而事實上，這一路上大多如〈圖 02〉所見，在離開西和縣以前，高山深峽極少，也就是說五分之三以上的行程，並不像詩中所寫的那麼可怕。過了西和縣以後，才有大山深谷的地形，如下圖二所見。

攀登秦嶺，比較艱難，實際上只走了大約 26.51 公里（或稍多一、二公里）。

因此，杜甫寫作時，題目取材是很有選擇性的。一個人隨路況作詩的話，可能兩個景點都在一日所作，也可能一日內沒有任何一首詩，因此，這一組詩的首數，不能作為他花費了多少天才到同谷縣的依據。



圖03 相當於同谷縣到積草嶺的距離，這一帶已進入高山深谷難行之區。拍攝點為33°45'34.51"北，105°25'6.57"東，海拔1503米。

不過，杜甫在這個第一組詩中，也提出了與出發日期或沿途日程有關的訊息，計有以下五首：

發秦州—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
寒 硤—寒硤不可度，我貧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沂沿增波瀾。
龍門鎮—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溼。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石 龕—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
積草嶺—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⁸

下文中，我將再細分為兩小節來討論。

（二）發秦州日期之擬測

⁸「路異明水縣」和「旅泊吾道窮」費解。這兩句一定是互相搭配的，但是，杜甫從發秦州到同谷縣，並不行船，為何為提到「旅泊」？明水縣，一作鳴水縣，應是後人知道唐代略州有鳴水縣，乃杜甫下一段同谷縣至成都府的行程所經，因而改字相從，也不宜遽信。故此存疑。

首先請看〈發秦州〉。這首詩中寫到出發時的月相：

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

「唐詩現地法」的證據法則中有四大證據，都是以古今來變化最小的實物為證物，依次是天象、山脈、唐人詩文、官制典章。天象中，如日月的經常運行、星座的季節隱現，千年來變化極微，是最有利於證明之物。山脈雖然有崩移之變，但是一般不至於大規模變異，也是有利的證物。唐代詩文已經在當時寫下，除了有錯字、誤書、或後人添加的疑慮外，基本上也可視為第一手證物。官制與典章，如果小心對應於正確的時間點，也是可信的證據。

這四大證據中，「月相」是最可信的證據。山川景物可能改變，文獻可能匱乏，而月相的變數極小。杜甫這次離開秦州的出發時間，和抵達成都的時間，都可以利用月相來精確計算。

「中宵」一詞，泛指夜間，杜詩屢用此詞。表面上看，「中」就是中間的意思，除去初更和五更，都可能使用，所以必須謹慎判斷。不過，杜甫以〈中宵〉為題的詩云：「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全唐詩，230：2525b）。⁹，此詩中的月相是光度高的落月，指向後半夜。又杜甫〈雨二首之二〉詩云：「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迴風起清曙，萬象萋已碧。」（全唐詩，221：2345），中宵之後，直接清曙，也偏向後半夜。同樣的，〈發秦州〉詩的「中宵」，已經說是在初出發時，所以，與前兩首詩一樣，也在後半夜。

杜甫遠行時，喜歡在後半夜出發，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云：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嶮。（全唐詩，216：2265）

此詩為天寶十三載冬日之作。¹⁰ 這一年10月23日（754/11/12，1996772）起，¹¹

⁹ 為節省篇幅，本文引唐詩時，皆以《全唐詩》為主，引用時直接在詩後標記（全唐詩，卷：頁），不另作注。其有必要援引更早版本或個人專集時，才單獨加注。

¹⁰ 本詩寫作年代應在天寶十三載，舊說作於天寶十四載，非也。按：舊說作於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宋〕闕名集註：《分門集註杜工部詩》（臺北：大通書局，1973年，《杜詩叢刊》據上海涵芬樓借南海潘氏藏宋刊本影印）載呂大防《詩年譜》（本名《杜工部年譜》），頁20，〈杜甫詩話六種校注·諸家老杜詩評〉：「天寶十四年丙申，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詠懷〉詩，是月有祿山之亂。」考安祿山、史思明於11月11日（755/12/17，1997173）起兵，玄宗於11月17日（755/12/24，1997179）得到確報，23日（755/12/30，1997185）還京，因而呂大防等舊譜將杜甫經過驪山之日期移置十一月初。其實，歲暮一詞經常用於冬至到除夕間，移至十一月初雖非絕對不可，於本詩則覺太早。〔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62，頁771，有孟浩然〈歲暮海上作〉詩云：「仲尼既云歿，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回，方知新歲改。」同書卷158，頁752，有李福業〈嶺外守歲〉云：「冬去更籌盡，春隨斗柄迴。」皆指除夕。天寶十四載歲暮，御榻已不

唐玄宗已在驪山華清宮，杜甫從山下經過，故有「御榻在嵒嶠」之句。這天晚上天象沈陰，無星無月，杜甫從長安城外的旅店中夜出發，凌晨到驪山下。由於杜甫居住在城南，必定提早一晚出城，如果他當晚住在灤、灞之間的灤橋鎮，至驪山下約15.5公里。¹²唐人所謂凌晨，是計時的專有名詞，「夜漏刻」在五更五點結束之後，到日出之前，中間這2.5刻（等於今36分鐘）稱為晨刻，凌晨便在其中。天寶十三載是閏十一月的，因此，十二月一日已進入大寒，以大寒節令計算，換算為今天的時刻，則上午6時25分到7時1分之間可稱凌晨。以每小時4公里的腳程計算，出發時應在2時30分至3時左右，依唐代漏刻的稱呼，是四更三點。

以上是杜甫從上都長安到奉先縣探望妻兒的行程。

現在杜甫由秦州出發，也是攜帶妻子兒女，將往同谷縣。他說是「中宵驅車去」，出發的時間如果也在四更三點的話，乾元二年的11月大部分在大雪的節氣內，四更三點大約在2:22分以後到2:53分之間，我們可以取其整數，以方便說明，姑以現代鐘錶的秦州地方時3時0分為定點，來了解當時的月相。¹³

杜甫說：「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什麼樣的月相，才能符合這五字詩呢？一般在觀察月亮時會發現，至少月亮的仰角高度（Alt）達到50度，才能稱之為高，不到50度的仰角時，很難讓人興起星月高的感覺。下表中，我們分析了乾元二年11月11日到11月21日之間，中宵3點的月亮高度（Alt）及方位角（Az）。設定本地時間的位置是中國甘肅省天水市區。¹⁴這期間月相的變化如下：

在驪山，舊注遂稱此詩作於十一月初。且杜甫於天寶十四載得河西尉，不就，改任右衛率府兵曹（一作曹曹）參軍，已有官職，而本詩中仍云：「豈知秋禾登，貧甕有蒼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仍為無官時之口吻，亦不合現實身分。再參酌杜甫子女生年與幼子餓已卒之可能性，故斷此詩為天寶十三載所作。請參閱簡錦松〈我怎樣為杜甫夔州詩重訂編年〉《臺灣學術新視野》，2007年6月，臺北：五南圖書公司，頁246-285。

¹¹〔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5，頁150。

¹²杜甫未仕前居住在杜陵樊川的故宅，此時初授右衛率府的參軍，未聞在城內租屋。故宅位在上都外郭城南牆的東面第一門啟夏門外，距離灤橋鎮約17公里。依照唐人詩文常見的例子推算，杜甫會預先出城，住在灤橋鎮客店。

¹³〔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0，頁229，云：「天寶十三年，冬十月壬午（10月20日，754/11/9，1996769），幸華清宮。……戊午（12月28日，755/2/13，1996865），還京。」按：十月無壬寅，應為壬午之誤。

¹⁴秦州位在東經105度43分，與北京標準時間相差57分8秒。本表模擬唐代本地時間，以今北京時間凌晨三點五十七分八秒等於唐代三點。表中數據為由Starry Night College 6天文程式運算所得。表二亦以同法完成。

表一 乾元二年十一月之月相表

唐曆	西曆	儒略日 JulianDay	仰角高度	方位角
11/11	759/12/6	1998621.33134	8.8°	284°
11/12	759/12/7	1998622.33134	22.7°	283°
11/13	759/12/8	1998623.33134	36.6°	281°
11/14	759/12/9	1998624.33134	50.4°	278°
11/15	759/12/10	1998625.33134	63.8°	272°
11/16	759/12/11	1998626.33134	71.6°	256°
11/17	759/12/12	1998627.33134	82.5°	189°
11/18	759/12/13	1998628.33134	74.3°	137°
11/19	759/12/14	1998629.33134	63.0°	124°
11/20	759/12/15	1998630.33134	51.6°	119°
11/21	759/12/16	1998631.33134	40.4°	117°

*四更在零點以後，故西曆皆採計後一日日期

由上表可知，唐代秦州夜間三點，月行在地平面以上仰角超過50度的日子，從11月14日夜開始到11月20日夜這幾天都有。不過，14日夜的月位過中天較久，將會較早向西斜落，不宜納入。而11月18日以後，因為三點之時月亮都未過中天，三點以後會持續升高，所以，11月21日也可以納入。11月22日以後月位太低，光度也弱，11月24日是冬至，都不適宜。換言之，杜甫從秦州出發的日期，必定在11月15日夜至21日夜之間的這幾天之中。

因為杜甫到同谷縣以後不久，又繼續進行同谷縣到成都的旅程，所以我們從寬來計算，推到最早的一天（有可能性的七日中的最早一日），也就是說，假定他是十五日夜出發。

（三）出發後至同谷縣之行程

第一組詩中明顯寫到有關行程日期的第二例子，是〈寒硤〉詩云：

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

詩中的「仲冬交」，乃指月分正在十一月，不必強調十一月初。「交」字的使用，出於《詩經·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¹⁵。古代詩文實例不多，如：

¹⁵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意為「現在正是十月，它的朔日是辛卯。」

孟冬十月交。殺盛陰欲終。風烈無勁草。寒甚有凋松。軍井冰畫結。士馬氈夜重。（劉宋·鮑照，從拜陵登京峴詩）¹⁶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全唐詩，杜甫，發秦州，218：2295）

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全唐詩，杜甫，遣興三首之三，218：2286b）

相逢十月交，眾卉飄已零。感舊諒戚戚，問孤肯瑩瑩。（全唐詩，盧綸，綸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277：3145）¹⁷

荒涼荊門西，泉水誰為洩。發源雖甚微，來意不可折。平鋪清池滿，皎皎自明澈。甘涼最宜茶，羊炙可用雪。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讌已還，青嶂空嶢嶢。……（宋·蘇轍，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¹⁸

夜聞舟人呼，江水溢二丈。岸薪隨波流，救者何攘攘。亥子十月交，地氣不當上。（元·方回，十月初三日水長二丈早行作）¹⁹

徬徨復徬徨，忽憶長安好。決去無遲疑，老母驚持抱。嚴冬十月交，此行道路杳。冰雪挈空囊，性命何草草。（清·戴亨，送王齊岳歸里）²⁰

以上自鮑照至清人詩，使用「某月交」，皆無明顯指為初一者，其中方回使用於十月初三，蘇轍使用於月圓時，²¹更明顯不在月初。杜甫本人所使用兩次，一次是「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蜀中稻作的收成在九月末、十月初，杜甫夔州詩已經屢屢言之。可見所謂九月交，是泛指九月，不是月初。而〈發秦州〉之「漢源十月交」，更明顯的泛指十月，連錢謙益和陳貽焮的文中，都不把十月交視為十月初。因此，本詩的「況當仲冬交」，只是說現在正是十一月，不必解釋為「初交十一月」，而引伸出十一月初之說。

¹⁶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宋詩〉，卷8，頁1281。

¹⁷ 此詩題目極長，因與本文論證無關，故不全引。

¹⁸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卷849，頁9821。

¹⁹ 《歲時習俗資料彙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0年），《新增月日紀古》，卷10上，頁3612，〈十月卷上，初三日〉。

²⁰ 金毓黻輯：《遼海叢書》（瀋陽市：遼瀋書社，1985年），所收《慶芝堂集》，卷5，頁1178。

²¹ 「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讌已還，青嶂空嶢嶢。」「中夜」可泛指夜半，「明月」則是有一定亮度的月相，每月初十至十九日之間的月亮，較適合這個稱謂。「吐月」與「青嶂」並陳，與杜甫詩「四更山吐月」的作法相似。在這些語意背景之下，依照月行原理，越接近月圓之夕，這種山與月的組合越可能出現，因此，本詩的「五月交」，應指月圓前後。

〈寒硤〉詩排序在第五位。杜甫這一組詩不一定每天作一首，而且，寒硤的確定位置也不明。不過，由於〈寒硤〉正好排列在〈鹽井〉詩之後，寫作時間可由〈鹽井〉詩來推算。關於「鹽井」所在位置的記載唐代就有了，《元和郡縣圖志》說：

鹽井，在長道縣東三十里，水與岸齊，鹽極甘美，食之破氣。鹽官故城，在縣東三十里，在蟠冢西四十里。相承營煮，味與海鹽同。²²

文中的「長道縣」已廢縣，遺址今為長道鎮，屬甘肅省禮縣，位在34°12'35.02"北，105°20'25.21"東一帶，海拔1476米。疑為鹽官故城處，今有鹽官祠，位於34°15'36.09"北，105°28'1.96"東，海拔1505米，在長道鎮遺址東13.76公里，以唐小里換算約為31.1唐里，與《元和郡縣圖志》所述相近。²³

鹽官祠離天水市區約 60 公里，離同谷縣中心約 120 公里。從天水市區到鹽官鎮這一路，平坦易行，唐人約為二日行程，至多也不過三日。寒硤在鹽井的下一站，預料在發秦州之後第三或第四日可到，也就是 11 月 18 或 19 日的白天可到寒硤。當然，如果從鹽井到寒硤之間的距離並不太長，或者相反的，鹽井和寒硤之間有較長的距離，日程也會略有伸縮，大抵不離此數。

出了寒硤之後，杜甫又寫了〈法鏡寺〉和〈青陽峽〉，沒有留下日程的痕跡，但是他在〈法鏡寺〉一詩曾提到他早晨往遊法鏡寺，到中午才離開：

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繁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始亭午。

「忘前期」即指客行有一定的期程，這天臨時插入到法鏡寺一遊，打亂了前面要走的預定行程。長途旅行，為了安全，一定是多家結隊而行，所以事前會約定期程，現在臨時去遊覽寺院，所以杜甫感到抱歉。不過，詩中也說到了清晨之前，松樹上有雨，山溪的水也增加，可能在前一天白天或夜晚下過雨，行程的延遲，可能與雨有關。

到〈龍門鎮〉，杜甫又寫到和時間條件相關的句子，詩云：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溼。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短景一詞，指白晝短。一年之中，冬至日的白晝最短，詩中既云「短景急」，知為迫近冬至之時。²⁴ 乾元二年冬至日是11月24日，（759/12/18，1998634），

²² 《元和郡縣圖志》，卷 22，頁 573，〈成州〉。

²³ 長道鎮與鹽官故城，若不是從唐代以來的遺址就在這裡，便是明清以後地方官吏根據史料，作了這樣的解讀，才予以重建的，故可供參考。

²⁴ 杜甫十分重視冬至，全集中以「冬至」為題的詩就有數首，他也以短景來形容冬至，如，《全唐詩》，卷 229，頁 2497 〈閣夜〉詩有「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嚴宵。」陰陽，

是最接近的一個歲時節日。杜甫不僅在〈龍門鎮〉這首詩提到冬至，再向前行，到積草嶺，亦有句云：

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

在同谷縣作〈同谷七歌〉，第七歌的結束時也說：

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上述三個詩例中的感慨，皆為冬至而發。「歲時」二字，本為「逢年過節」的「節日」之義，這次旅行中，最接近的一個節日便是冬至。

按，歲時之為節日，由來已久，如《藝文類聚·卷四·歲時部》、《荊楚歲時記》等書的「歲時」都是指「節日」。杜甫詩中曾經多次使用了「歲時」一詞，皆指節日，如〈詠懷古跡五首〉之「歲時伏臘走村翁」（全唐詩，230：2501）伏臘即歲時之二種節日，〈雨四首〉之「物色歲時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全唐詩，230：2532），「歲時」二字由「授衣」這個節物而來。〈謁先主廟〉之「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全唐詩，229：2504）歌舞即歲時伏臘祭典、〈得舍弟消息〉之「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全唐詩，225：2416）此詩作於收西京後，歲時即除夜元日之類。以上杜甫四次使用「歲時」二字，都有節日之意。²⁵

在〈積草嶺〉詩中，杜甫以「衰年歲時倦」寫出年齡與年節的衝突。他把「倦」字放在「歲時」後面，為什麼「歲時」可以讓人表現出倦意的呢？衰年至此，遭逢冬至之節日，乃萌生倦於過節的念頭，以此來形容對節物的不堪。

〈積草嶺〉詩又說離同谷縣：「卜居尚百里」，前面說過秦州到同谷縣全程 380 唐里，減去秦州到鹽井約 135 唐里（60 公里，以每 0.4425 公里=1 唐小里換算），再減去後續到同谷縣的 100 唐里，那麼，從鹽井到積草嶺之間距離約 145 唐里。其位址大約在 33°45'34.51"北，105°25'6.57"東，海拔 1513 米。²⁶這 145 唐里的距離，以唐小里來說，約 64.16 公里，前頭的大部分地形不複雜，出了今西和縣之後，已經進入隴南的高山狹谷，地形比較難行，估計須費兩日，但如果第三天才走到積草嶺，也有可能，不過，這樣的話，因為不會在積

指古人以十二律配十二月，謂冬至前半年為陰，冬至後半年為陽，冬至日為一陽始生。〈史記·律書〉卷 25，頁 1243，云：「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催，催促。景，日光。冬日白晝短，故名短景；一年中白晝最短之日即為冬至，此言催短景，蓋詩作於冬至前數日也。如到冬至日，便須言陽生，不言催短景。《全唐詩》，卷 886，頁 10014c，孫鮐〈題梅嶺泉〉：「釋此何堪玩，深冬更可憐。窗中看短景，樹裡見重川。岡阜分明出，杉松氣概全。謳成白雪曲，吟是早梅篇。」短景與深冬合用，亦指冬至前。

²⁵ 他如《全唐詩》，卷 230，頁 2501，杜甫〈歷歷〉一詩所云：「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詩中的「歲時遷」雖指「歲月遷流」，仍是指年節一一遞遷而來，歲時還是節日之義。

²⁶ 在這一點的北方 3-4 公里處，今地名為石硤，有公路分支向西通往仇池。

草嶺夜宿，從積草嶺到同谷縣的日期就會縮短。

積草嶺到同谷縣僅百里的距離，以唐小里來說，約 44.25 公里，一般在第二日可到，詩中也僅存一首〈泥功山〉。但〈泥功山〉詩說：「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在這座山上走了一整天，如此，從積草嶺到同谷縣就必須首尾三天，到第三日才抵達同谷縣城。

整理上述行程，杜甫若在 11 月 15 日夜（中宵出發時，以現代觀念來說是 16 日凌晨）出發，很寬裕的慢慢前進，應在 11 月 21 日或 22 日抵達同谷縣，在冬至（11 月 24 日，759/12/18，1998634）時已經在同谷縣投宿，那麼，〈同谷七歌〉中發出「仰視皇天白日速」的哀歎，也就不難理解了。

最後，我們再檢討古注所主張十月出發說有沒有可能？如果杜甫十月中就從秦州出發，那麼，十月中符合「磊落星月高」的月相表如下：

表二 乾元二年十月之月相表

唐曆	西曆	儒略日 JulianDay	仰角高度	方位角
10-13	759/11/8	1998593.33134	22.1°	270°
10-14	759/11/9	1998594.33134	36.4°	269°
10-15	759/11/10	1998595.33134	50.7°	266°
10-16	759/11/11	1998596.33134	64.6°	261°
10-17	759/11/12	1998597.33134	77.5°	244°
10-18	759/11/13	1998598.33134	82.9°	162°
10-19	759/11/14	1998599.33134	70.3°	118°
10-20	759/11/15	1998600.33134	61.0°	109°
10-21	759/11/16	1998601.33134	49.2°	105°
10-22	759/11/17	1998602.33134	37.7°	103°

*四更在零點以後，故西曆皆採計後一日日期

能夠達到「星月高」的那幾晚，只有10月16日夜到21日夜之間。還有，22日夜的月亮，到四點半以後，可以升到五、六十度，勉強可以納入。23日以後，太低太暗，就不適宜納入了。

即使退一步說，杜甫出發的時間是 10 月 22 日夜，這已經是最晚的極限。乾元二年十月有 30 天，前面說過，杜甫到寒硤的時間，已經確定是在仲冬十一月了（杜詩：況當仲冬交），那麼，杜甫從秦州走到寒硤這樣平坦的，大約七、八十公里的短途，至少走了 10 天。（若從 16 日出發，則為 16 天）在沿途都是霜雪，沒有必要停留，而且還對同谷縣的賢主人有著熱烈期待的杜甫來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發生的事。所以，乾元二年十月出發之說，肯定是不正確的。

至於錢謙益、陳貽燠所說的十月底出發，雖可符合十一月到同谷縣的需

求，但因為月底不可能「磊落星月高」，根本與杜詩原文不符，也可以肯定是不正確的。因為前面已經指出，這裡就不再討論了。

三、同谷縣至成都府的旅行日程

（一）到達成都日期之擬測

杜甫由同谷縣出發往成都的行程中，共作了「發同谷縣—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成都府」等十二首詩。出發的日期，一般是根據所謂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我沒有異議。²⁷

杜甫在這組詩中，有兩首明確指出了月相的證據，可以計算當天的日期。

第一個月相證據是第四首〈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古人所說的「中夜」，和「中宵」一樣範圍很寬，用來指夜晚的中間這一段，從二更到四更，都可能這樣稱呼，必須視上下文才能作出比較確實的指認。從「山行有常程」來看，是指從白晝趕路，為了達到預定進度，到了天黑以後仍未休息的情況。因此，本詩的「中夜」乃指前半夜。

前半夜如果見到「微月沒已久」的景象，必是每月月初的新月，參考白居易〈六月三日夜聞蟬〉：「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²⁸，如果本夜的日期，是乾元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夜，（759/12/26，1998641.98933），這一晚，月亮在夜晚 18：49：14 沈沒，日落時間是 16：49：24，²⁹ 如果杜甫趕路到了七點、八點，才抵達旅店，可以稱作「微月沒已久」。

第二個月相證據，是在最後一首〈成都府〉：

層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

詩中既然寫到成都府的街道房舍，人物繁盛，樹木經冬，猶然蒼翠。由於杜甫

²⁷ 《影宋本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 年），卷 3，頁 17 上，總頁 125，〈發同谷縣〉題下小字注。

²⁸ 微月有新月及月末之月二義，作新月者，如白居易〈六月三日夜聞蟬〉（全唐詩，卷 447，頁 5030e）作月末者，如元稹〈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全唐詩，卷 401，頁 4486）。又，如果是乾元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夜，（759/12/27，1998643.03625），19：56：48，月落，勉強也可以符合。

²⁹ 以略陽縣城（東經 106 度 9 分）為現地，取本地時間。

在這之前沒有來過成都府，換言之，這些描寫證明他現在到了成都府城。接下來的「鳥雀夜各歸」，應指黃昏鳥雀投巢之時，接著再說「初月出不高」，則此月是入夜時所看見之初升之月，月亮因初升而未甚明亮，故眾星爭光。

要看到這樣的天文景觀，有三種可能：

- 1) 唐曆 12 月 15 日夜—17:13:55 月出，儒略日 1998653.92892，當天日落時間為 17:15:3
- 2) 唐曆 12 月 16 日夜—18:20:48 月出，儒略日 1998654.97551，當天日落時間為 17:15:55
- 3) 唐曆 12 月 17 日夜—19:24:38 月出，儒略日 1998656.01954，當天日落時間為 17:16:51³⁰

仔細比對詩中的情境，應以 12 月 16 日最有可能。因為依照唐代曆法日落之後尚有蒙光 2.5 刻（36 分鐘），大約 17:52 天色才確定暗下來，到月出時，夜幕已暗，星月爭輝，詩意與天文現象的時程相符。若是 12 月 15 日，月出時，日猶未落，等到蒙光漸盡，月亮已經出來很久了。若是 12 月 17 日，日落後兩小時月看見新出之月，明顯的月出太晚，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天的可能，畢竟不如 12 月 16 日的情境最為符合。

因此，我們可以推定杜甫是在 12 月 16 日到達成都府。

得到了這兩個確定的日期之後，我們可以結合古代的旅行記載，逆推杜甫從桔柏渡到成都的行程。

杜甫從同谷縣到成都府所經由的道路，至少有桔柏渡和劍門，是明確可考的。栗亭、白沙渡和五盤也有跡可循。以目前所知，桔柏渡到劍門關，今日公路里程為 36.5 公里，眾多的清人旅行日記都是一日之程。至於從劍門關到成都府，有兩條路線，陸路由劍門關直趨梓潼、綿陽、德陽到成都。水路順嘉陵江到閬州，再從梓州，經綿陽、德陽到成都。由陸路的話，清代的旅行日記《秦蜀驛程記》、《蜀輶日記》、《遊蜀日記》都是九日可達。³¹，這條路線大體與 108 國道相似，全程 280 公里。平均每天的里程約 30 餘公里。若由水路，則唐玄宗入蜀時走了十六天。³²這條水路全程約 460 公里，平均每天的里程也大約

³⁰ 以上三個時程，都是成都本地時間。成都位在東經 104 度 4 分，與北京時間相差 1 小時 3 分 44 秒，文中日沒及月出時間，已予調整為成都本地時。

³¹ 〔清〕王士禎，《秦蜀驛程記》：「四月二十日陰劍關以南，……四月二十八日雨稍霽……入城駐使館。」第九日到成都府，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冊 10，頁 6573。〔清〕陶澍，《蜀輶日記》：「二十三日由劍門，初二日……已刻入四川省城懋皇華館在城西北。」是第九日到城外，第十日入城，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冊 10，頁 5755。〔清〕吳燾，《遊蜀日記》：「十七日發劍關驛 5897，二十五日發彌牟鎮……5901……至成都府。」也是第九日到，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冊 10，頁 5902。

³² 《舊唐書》卷 10，頁 233-234，〈玄宗本紀〉：「秋七月 10 日（756/8/10，1997409）……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柏江。……7 月 12 日（756/8/12，1997411）甲子，次普安郡。7 月 18 日（756/8/18，1997417）庚午，次巴西郡（閬州）。7 月 28 日（756/8/28，1997427）庚辰，車

30 公里。杜甫在桔柏渡已與嘉陵江作別而西，所走的是陸路，可能和眾人一樣，也走了九天。

換言之，杜甫在這段行程可以確定的日期，增加為四天：12 月 7 日發桔柏渡、12 月 8 日發劍門、12 月 14 日經鹿頭山、12 月 16 日抵達成都府。

（二）回顧同谷出發後之行程

接著，我們再回頭，從初出發這一點，推算杜甫從同谷縣出發到桔柏渡之間的行程。

首先，我們應思考杜甫走的路線。他從出同谷縣之後到劍門關之前，有七首詩和嘉陵江有關（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很明顯的他是沿嘉陵江南下。所以，我們必須先處理的是，他如何由同谷縣到嘉陵江邊？從何處開始沿嘉陵江南下？從開始遇到嘉陵江到離開嘉陵江之間，這段行程的里數是多少？



圖04 同谷縣—成都府段行程詩篇多半寫嘉陵江，本照片為略陽縣靈岩寺下方嘉陵江，拍攝點為33°18'0.32"北，106°8'28.94"東，海拔684米，水面海拔約640米。照片左側是寶成鐵路，右側是臨江開鑿的縣道—X223略中路。拍攝日是2010年9月4日。

駕至蜀郡。」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冊10，收〔清〕陳奕禧《益州子役記》，頁5730，云：「十二日，一百里，江口有水從劍州來，東入漢水頗壯。」同書，頁5731，又云：「十五日，晤閬中令秀水潘見龍，復舍舟登陸。」，頁5735，又云：「十一月一日……入成都北門」。共行十九日。此外，〔明〕王士性《入蜀記》《五嶽遊草·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5，頁90-91，所載昭化以下至成都之路線，亦由上述水路。

參考現代公路，我們先整理出兩個可能的路線：

- 1) 由同谷縣東行到徽縣，再沿徽略公路到略陽縣（唐興州）白水江鎮（唐鳴水縣所在）也可以遇見嘉陵江，全程 84.7 公里³³。由白水江鎮到桔柏渡，嘉陵江水道約 228 公里。全程 312.7 公里。³⁴
- 2) 由同谷縣西南行，到康縣 107 公里，再東行 59.7 公里，到略陽縣橫現河鎮，亦與嘉陵江會合。從略陽縣橫現河鎮到桔柏渡，嘉陵江水道約 183 公里。全程 349.7 公里。

由於杜甫在途所作的詩，只有〈木皮嶺〉一詩是越嶺所作，第三首就進入了嘉陵江岸，而且，今略陽縣白水江鎮在唐時曾設鳴水縣，是嘉陵江的重要渡口，因此，我們判斷第一條路線比較接近他的行程。

但是，依第一種說法，從同谷縣到今白水江鎮的路程，現代公路有 84.7 公里的陸路，而且要先向北繞道徽縣城再南下，並非捷徑。如果初一發同谷縣，初三趕到水會渡，十分辛苦。³⁵而且，與〈木皮嶺〉詩所寫的前進方向不符。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皇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木皮嶺，全唐詩，218：2299b）³⁶

詩中指出從栗亭西首途，然後往南登木皮嶺，如依第一條路線，反而是向北繞道了。「栗亭」一名，不見於唐代的地理志書，首見於宋代《元豐九域志》：「成州，縣二，上，同谷，中，栗亭。」又云：「栗亭，州東五十里。二鄉。泥陽一鎮。有雷牛山、栗亭川。」³⁷，縣名為栗亭，究竟是本來那裡就有一個地方叫栗亭，後來升格為縣，還是後人因為杜甫詩而取以為縣名，已無法得知。今徽縣有栗川鄉和栗亭村，栗亭村位址在33°45'17.99"北，105°58'19.71"東，海拔991米，距離同谷縣城約30餘公里，《元豐九域志》所說的栗亭縣可能就在這一帶，但不知是否就是杜詩中的栗亭。

從這個栗亭村到今白水江鎮，現代公路必須繞道徽縣的縣城，再轉由徽略路南下，因而距離長達 54.2 公里，如果由栗亭直接向南，越過小寨、滿家槽、

³³ 《元和郡縣圖志》卷 22，頁 571，〈興州〉：「鳴水縣，東至州 110 里。」今徽略公路，兩地距離 56.1 公里。

³⁴ 也可以在出徽縣後，直行到徽縣所屬嘉陵鎮，可以遇見嘉陵江，全程 75.7 公里，但這條路比較遠，在嘉陵江上路段的里程增加。

³⁵ 前面推論〈水會渡〉的月相，可能是初三夜，也可能是初四夜。但參考往後的行程，不宜延到初四。

³⁶ 依詩意，鳳皇村應為杜甫在同谷縣曾居住之村。今成縣南有杜甫紀念館即用此詩意，紀念館前對鳳皇臺，其右方山谷中有萬丈潭。明清以來方志皆作此說。

³⁷ 《元豐九域志》，卷 3，頁 127。又〔清〕黃泳第纂修：《成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六年刊本影印，1970 年）云：「栗亭廢縣在縣城東，今入徽縣境。」

雙揚子梁、九分地，這一線海拔 1500 米以上的高地，到白石江鎮可能只有 29 公里左右；這條路也曾出現在清末民初所編的《成縣新志》。

雖然栗亭之名不確定，木皮嶺之名除了杜詩以外也別無所見，但方位和越嶺的特徵來看，由今栗亭村南下，與杜詩所言相符。而且，如果走這條道路，只須要一天就可以從栗亭到嘉陵江渡口，那麼，假定宋本《杜工部集》的小字註是正確的，杜甫於 12 月初 1 日自同谷縣城出發，夜宿栗亭。12 月初 2 日自栗亭出發，越過木皮嶺到白沙渡，夜宿白沙渡。12 月初 3 日由白沙渡乘舟，之後捨舟登陸，陸行至夜，再經水會渡。前後的行程日數可以相應，是最可佳的選項。

總之，第二組的十二首詩中，〈發同谷縣〉之後，就越〈木皮嶺〉，然後是〈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都是沿著嘉陵江。從白沙渡到桔柏渡這一段嘉陵江的行程大約 177.05 公里，³⁸留下了詩七首。接著他過〈劍門〉、〈鹿頭山〉，到〈成都府〉，桔柏渡經劍門關到成都府約 316.5 公里，只留下三首詩。

至於沿途景物和詩篇的賞析，以及杜甫為何在某些路段作詩較多，某些路段作詩較少，都是有故可原的，為顧及論證的結構，本文不作論述，將於其他後續論文再作報告。

六、結論

本文使用唐詩現地研究法，利用廣域調查所得杜甫自秦州至成都府途中可能看見的山水，結合月相分析，從杜甫這二十五首五言古詩中，推算出杜甫從秦州到成都府的旅行日程。

第一段行程為乾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即 16 日凌晨）出發，十一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到同谷縣城，二十四日為冬至，是日在同谷縣城。第二段行程為同年十二月一日離同谷縣，十二月十六日傍晚至成都府。

下表是沿途行程的擬測日程：

³⁸ 依《元和郡縣志》的記載，從鳴水縣（白沙渡）到興州（略陽縣，水會渡在此），110 里，從興州緣江到三泉縣（廣元市朝天區）150 里，合計 260 里，以唐小里 1 里=442.5 米計算，為 115.05 公里。從三泉縣到桔柏渡，《元和郡縣志》沒有記載，我計算約 52 公里。總計杜甫在嘉陵江邊走了 177.05 公里，共用了初 3 至初 6，四天時間。

表三 秦州至成都府全部日程擬測表

詩題	日期	備註	詩題	日期	備註
發秦州	11月15日夜	地名可考	萬丈潭		同谷縣南青泥河
赤谷	11月16日		發同谷縣	12月1日	地名可考
鐵堂峽	11月17日	地名可考	木皮嶺	12月2日	自栗谷亭出發
鹽井	11月18日	地名可考	白沙渡	12月3日	
寒硤	11月19日	約計	水會渡	12月3日	
法鏡寺	-		飛仙閣	-	
青陽峽	-		五盤	-	
龍門鎮	-		龍門閣	-	
石龕	-		石櫃閣	-	
積草嶺	-	離同谷縣城百里	桔柏渡	12月7日	地名可考
泥功山	11月22日	約於本日抵達同谷縣	劍門	12月8日	地名可考
鳳皇臺		在同谷縣	鹿頭山	12月14日	地名可考
同谷七歌		在同谷縣	成都府	12月16日	地名可考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一、傳統文獻 (Classic bibliography)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Li Ji-fu (Tang Dynasty). *Yuan He Jun Xian Tu Zhi*. Beijing: Chonghua, 1983.)
-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Liu Xu (Wu Dynasty). *Jiu Tang shu*. Beijing: Chonghua, 1975.)
- 〔宋〕闕名集註：《分門集註杜工部詩》，臺北：大通書局，1973年，《杜詩叢刊》據上海涵芬樓借南海潘氏藏宋刊本影印。(Anonymous) (Song Dynasty). *Fen Men Ji Zhu Du Gong Bu Shi*. Taipei: Datong, 1973.)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Li Fang (Song Dynasty). *Wen Yuan Ying Hua*. Beijing: Chonghua, 1986.)
-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Ou Yang-Xiu (Song Dynasty). *Xin Tang shu*. Beijing: Chonghua, 1975.)
- 〔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Wang Cun

- (Song Dynasty) . *Yuan Feng Jiu Yu Zhi*. Beijing:Chonghua,1983.)
- 《影宋本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 年。(*Ying Song Ben Du Gong Bu Ji*. Taipei:Taiwan Xue Sheng,1971.)
- 〔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Qian Qian-yi (Chi Dynasty) . *Qian Zhu Du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Co.,2009)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Peng Ding-qiu (Chi Dynasty) . *Chuan Tang shi*. Beijing:Chonghua,1960.)
- 〔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據臺灣師範大學藏清光緒丁丑（三）年（1877）南清河王氏鑄版景印，1958 年。(Wang Xi-qi (Chi Dynasty) . *Xiao Fang Hu Zhai Yu Di Cong Chao*. Taipei: Guangwen,1958.)
- 〔清〕黃泳第纂修：《成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六年刊本影印，1970 年。(Huang Yon-di (Chi Dynasty) . *Cheng Xian Xin Zhi*. Taipei:Cheng Wen Publishing Co.,1970.)

二、近人論著 (The modern works)

- 《歲時習俗資料彙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0 年。(*Sui Shi Xi Su Zi Liao Hui Bia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0.)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Peking University. *Quan Song Sh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Co.,1998.)
-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杜甫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 年。(Sich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Du Fu Nianpu*.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58.)
- 河南省計量局編：《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河南古籍出版社，1990 年。(Henan Bureau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Zhong Guo Gu Dai Du Liang Heng Lun Wen Ji*. Zhengzhou: Henan Guji Publishing Co.,1990.)
- 金毓黻輯：《遼海叢書》，瀋陽市：遼瀋書社，1985 年。(Jin Yu-fu. *Liao Hai Cong Shu*. Shenyang:Liao Shen Shu She,1985.)
- 陳貽焮：《杜甫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Chen Yi-xin. *Du Fu Ping Zhu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Co.,2011.)
- 逢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Lu Qin-li , *Xian Qin Han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 Beijing:Chonghua,1983.)

An On-site Research : Examine the Travel Dates of Du Fu "Qin zhou ru shu shi"

Chien, Chin-sung^{*}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o the method of Tang poetry on-site research, using on-site, lunar phrase and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I obtained through wide-range of investigations to analyze twenty-five classical poems with five-word-form Du Fu wrote along the travel from Qinzhou to Chengdou fu.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 about Du Fu's travel dates from Qinzhou to Chengdou fu, but many doubts remain. This paper firstly simulates an rational departure date, and points out a certain date Du fu arrived Chengdou.

Keywords: On-site Research, Du Fu, Qinzhou, onggu xian, Chengdou fu

^{*} Director of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